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

起丙午盡戊戌西楚霸王四年漢王四年 凡五十三年

丙午 秦昭襄王五十二 楚考烈王八 燕孝王三 魏安釐王二十二 趙孝成王十一 韓桓惠王十八 齊王建十年

凡十三國

秦丞相范雎免 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爲相數月免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荀卿趙人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嘗與

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劒嬴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是齊之也故兵大齊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牛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

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憑狐之聚○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丁未　秦五十三　楚九　燕王喜元　魏二十三　趙十二　韓十九　齊十一年　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戊申　秦五十四　楚十　燕二　魏二十四　趙十三　韓二十　齊十二年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楚遷于鉅陽

己酉　秦五十五　楚十一　燕三　魏二十五　趙十四　韓二十一　齊十三年　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弟魏壻也

庚戌　秦五十六　楚十二　燕四　魏二十六　趙十五　韓二十二　齊十四年　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韓王衰經入弔祠○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燕王使栗腹約驩於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鄗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　趙公子勝卒

辛亥　秦孝文王柱元　楚十三　燕五　魏二十七　趙十六　韓二十三　齊十五年　冬十月秦王薨子楚立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

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壬子 秦莊襄王楚元十四燕六魏二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齊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 秦伐韓取滎陽成皐置三川郡○楚滅魯遷其君於卞爲家人是爲頃公

癸丑 秦二楚十五燕七魏二十九趙十八韓二十五齊十七年 日食○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楚黃歇徙封於吳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郡而封於江東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而居之宮室極盛

甲寅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 秦悉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蒙驁伐魏取高都汲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

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仲父胡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蓋皆不韋之所爲也

乙卯

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一趙二十韓二十七齊十九年

秦鑿涇水爲渠韓欲疲秦無使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丙辰

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

趙王薨廉頗奔魏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丁巳

秦三楚十九燕十一魏三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二十一年

秦大饑

秦伐韓取十二城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

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犇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王矣其子辭之

戊午 秦四 楚二十 燕十二 魏三十 趙四 韓二十 齊二十二年 春秦伐魏取暘有詭○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

己未 秦五 楚二十一 燕十三 魏景閔王元 趙增元 趙三 韓二十 齊二十三年 秦伐魏取二十城置東郡

庚申 秦六 楚二十二 燕十四 魏二 趙四 韓三十二 齊二十四年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楚遷于壽春 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而攻楚楚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辛酉 秦七 楚二十三 燕十五 魏三 趙五 韓三十三 齊二十五年 秦伐魏取汲

壬戌 秦八 楚二十四 燕十六 魏四 趙六 韓三十四 齊二十六年 魏與趙鄴

癸亥 秦九 楚二十五 燕十七 魏五 趙七 韓王安元 齊二十七年

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秦王冠帶劒○秦伐魏取衍氏○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毐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蒧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劒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之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孝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必先入據權殺君以滅口君若置臣郎中王薨園入臣爲君殺之春申君曰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甲子 秦十 楚幽王悍元 燕十八 魏 冬十月秦相國呂不韋
六 趙八 韓二 齊二十八年

以罪免出就國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秦大索逐客客
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
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
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
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至今治彊
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
室杜私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國却
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聞
秦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惟大王圖之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
之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
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
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齊趙入

秦置酒

乙丑 秦十一 楚二 燕十九 魏七
趙九 韓三 齊二十九年

趙伐燕取貍陽秦伐趙取
九城○趙王偃薨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
於國

丙寅 秦十二 楚三 燕二十 魏八
幽繆王遷元 韓四 齊三十年 趙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不韋
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爲變賜
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
稱仲父其徙處蜀
不韋恐誅飲酖死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秦助魏
伐楚

丁卯 秦十三 楚四 燕二十一 魏
九 趙二 韓五 齊三十一年

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以
李牧爲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戊辰 秦十四 楚五 燕二十二 魏十二 趙十三 韓六 齊三十二年 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遣使稱藩於秦 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孤憤五蠹說難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璽於秦請爲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揚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爲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己巳 秦十五 楚六 燕二十三 魏十一 趙四 韓七 齊三十三年 秦伐趙取狼孟番吾遇

庚午 秦十六 楚七 燕二十四 魏十二 趙五 韓八 齊三十四年 秋九月韓獻南陽地于秦○代地震圻東西百三十步

辛未 秦十七 楚八 燕二十五 魏十三 趙六 韓九 齊三十五年○是歲韓亡凡六國 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趙大饑

壬申 秦十八 楚九 燕二十六 魏十四 趙七 齊三十六年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癸酉 秦十九 楚十 燕二十七 魏十五 趙八 齊三十七年○是歲楚亡凡五國 秦滅趙虜王遷李牧而還○燕太子丹自秦亡歸 初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者皆殺之秦軍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燕兄負芻殺之自立

甲戌 秦二十 楚王負芻元 燕二十八 趙王假元 齊三 王嘉元年○ 王喜 舊國五新國一凡六 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初丹既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武請約三晉連齊楚媾匈奴以圖之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太子聞衛人荊軻賢甲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已虜韓臨趙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從丹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盟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惟荊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刎丹斾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盛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擿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徇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

乙亥 秦二十一 楚二十九 魏二 齊三十九 代二年

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秦李信伐楚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

丙子 秦二十二 楚三 燕三十 魏三 齊四十 代三年○是歲魏亡凡五國

秦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奔還秦王翦代之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怛而疑我矣

丁丑 秦二十三 楚四 燕三十 齊四十一 代四年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曰前取陳以南至平與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師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戊寅 秦二十四 楚五 燕三十二 齊四十二 代五年○是歲楚亡凡四國

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己卯 秦二十五 燕三十三 齊四十三 代六年○是歲燕代亡凡二國

秦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

郡○五月天下大酺

庚辰 秦始皇帝 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且死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受言后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而立王則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

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司馬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結則秦雖彊暴烏得而亡之哉蓋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烏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幷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以是爲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

除謚法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矣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天以誄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爲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

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爲愈矣

定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

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不赦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

一法度徙豪桀於咸陽

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填之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從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銷以爲鍾鐻金人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胡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慾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大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爲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

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舉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彊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餘載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絶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内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築宮咸陽北阪上 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辛巳 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

壬午 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立石下禪梁父遂登琅邪立石遣徐市入海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德魯儒生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藁秸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遂絀儒生而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遂東遊海上祠山川八神南登琅邪作臺刻石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伐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癸未 二十九年帝東游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還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或曰張良之計不亦疎乎程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何暇自爲謀邪

甲申 三十年

乙酉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丙戌 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隄防○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初始皇之碣石使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丁亥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彗星見

戊子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

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

己丑 三十五年除直道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營朝宮作前殿阿房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爲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庚寅 三十六年隕石東郡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

辛卯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咸

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十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北至琅邪之罘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晚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還報胡亥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爲不可乃繫諸代遂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是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鬬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司馬公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爲之使其不能早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二世皇帝元年 楚隱王陳勝元 趙王武臣元 齊王田儋元 燕王韓廣元 魏王咎元年 是歲建國凡五

冬十月大赦○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二世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囚公子將閭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拔劍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

復作阿房宮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爲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

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下狗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

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慌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爲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鮒子順之子也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張耳陳餘聞諸將爲陳王徇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武信君自立爲趙王勝大怒欲族其家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其計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從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

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爲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楚人項

梁起兵於吳 項梁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爲會稽守以籍爲裨將籍時年二十四

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狗地至狄狄城守儋詐縛奴從少年至廷欲謁殺之因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東略定齊地

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傑欲立以爲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又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

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餘略地至鉅鹿出爲燕軍所得因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因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 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市終辭乃迎魏公子甯陵君咎於陳五反而後楚王遣之乃立以爲王而相之

秦廢衛君角爲庶人 初秦幷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癸巳 二年 楚懷王心元 趙王歇元 齊王田市元 燕王韓廣元 魏王豹元 韓王成元年○ 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韓王舊國新國五凡六

冬十月秦兵圍沛公於豐沛

公出戰破之沛公既破秦軍令雍齒守豐而之薛齒降魏十一月章邯追敗楚軍於澠池周文走死○楚田臧殺其假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吳廣圍滎陽三川守李由拒之廣不能下裨將田臧等矯王令誅之獻其首於王王以臧爲上將西迎秦軍戰死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李良已定常山還報復使略太原良還請益兵道逢趙王姊良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慚怒殺王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故二人獨得脫秦嘉起兵於郯○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之復以陳爲楚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張賀賀死臘月楚王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爲蒼頭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爲楚葬勝於碭謚曰隱王初勝既稱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勝斬之誌故人皆引去勝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以苛察爲忠諸將不親附以及於敗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秦嘉立景駒爲楚王○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布六人也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迺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沛公得張良以爲廄將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駒使沛公與秦交戰不利攻碭拔之得其兵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擊豐不下項梁擊楚王

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韓公子成爲韓王廣陵人召平爲楚狥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迺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謹信長者欲立以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衆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衆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兵還拔豐使項羽攻襄城不下已拔皆阬之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以陳嬰爲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西略韓地往來爲游兵潁川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章邯擊魏王於臨濟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儋定自燔殺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復狥魏地齊人立田假爲王假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爲王而以田角田間爲將相秋七月大霖雨○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爲王而相之○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爲中丞相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

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狗百姓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唯明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然之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閒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傅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爲中丞相事皆決焉

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項梁再破秦軍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爲魯公

楚立魏豹爲魏王○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

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耳以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軍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

楚遣沛公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諸別將皆屬焉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甲午 三年 楚二 趙二 齊二 燕 三 魏二 韓二 年

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狗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共立羽爲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爲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嘘秦軍皆沒齊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

餉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趙王既得出張耳責讓陳餘問黶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予耳耳不受其咎君急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百人去之河上澤中漁獵

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其里人有爲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諸侯將過此者吾問之皆握齱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今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與人言嘗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舍則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爲廣野君爲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

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齮降 四月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聞趙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公乃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轘轅六月略南

陽郡守齮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七月齮降封殷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曰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爲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戮乎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破之邯復請降乃與盟于洹水上立以爲雍王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爲前行

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爲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狗殉

公擊嶢關破之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乙未 楚義帝心元 西楚霸王項籍元 漢王劉邦元 韓三年王韓王信 塞王司馬欣 翟王董翳 西魏王豹 河南王申陽 殷王司馬卬 代王趙歇 常山王張耳 九江王英布 衡山王吳芮 臨江王共敖 遼東王韓廣 燕王臧荼 膠東王田市 齊王田都 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亡 新 舊 大國三 小國四十七 為二十國而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王○又韓王鄭昌 齊王田榮元年定國十五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符璽節以降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誼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淆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胡氏曰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豈有能施仁義之理邪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鄉縣邑告喻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

掠而東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爲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巵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厠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吳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露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

郴

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都櫟陽以故嘗有德於項梁也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勸章邯降楚也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項籍自欲取梁地也立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以先下河南迎楚也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以定河內有功也徙趙王歇爲代王居代王趙地治襄國英布爲九江王都六以從入關也立張耳爲常山王王趙地以爲楚將常冠軍也吳芮爲衡山王都邾以率百粵從入關也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以擊南郡功多也徙燕王廣爲遼東王都無終立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以從楚救趙入關也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都即墨立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菑以從楚救趙入關也田安爲濟北王都博陽以下濟北引兵降楚也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

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爲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距擊都走之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饑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唯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西楚立鄭昌爲韓王○燕王荼弒遼東王廣○王陵以兵屬漢陵沛人聚黨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

丙申 西楚二年 漢二年 魏 爲八國 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 定十一國

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襲

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爲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守代漢王如陝鎭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爲韓王○漢王還都櫟陽○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爲齊王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阬其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爲大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丁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乃挺身杖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爲都尉卽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輕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弒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

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平顧亦伸
巳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
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
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
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
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眞魏後乃以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爲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

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爲帥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榮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指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金謝者隨何請使王遣之五月漢王至榮陽王至榮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榮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榮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魏

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漢兵圍

廢丘雍王邯自殺盡定雍地○關中饑人相食○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謝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酉 周赧王三年 漢三年○晉惠公十九年 楚懷王十年 齊田廣元年 趙歇元年 魏豹元年 韓王信元年 燕臧荼元年 秦二世元年 冬十月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聞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萬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今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曝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爲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衆自將爲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侮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

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爲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苟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弊此下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弊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泜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皐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

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餉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皐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皐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皐欲西王欲捐成皐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亦有所未逮與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八月漢王軍小脩武遣人燒楚積聚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皐戒曰卽漢欲戰愼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爲楚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爲之用

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皐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爲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戊戌 西漢 四年 戊寅 秦 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漢王復取成皐與楚皆軍廣武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秖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胷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

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爲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漢立張耳爲趙王○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廣武○春二月漢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何以假爲二月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之曰

天下初發難也豪傑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暴骸中野不可勝數楚人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迫西山而不得進者三年矣漢王跬鞋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泜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竊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

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爲巫

秋七月漢立英布爲淮南王○八月漢初爲筭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治庫兵車馬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爲棺斂送其家○漢以周昌爲御史大夫○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太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

起己亥漢高帝五年盡甲申漢文帝後七年凡四十六年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英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

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爲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楊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憍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負天曷故焉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奪其軍○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赦令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二月王即皇帝位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陽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立故衡山王芮爲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爲閩粵王○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

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楊氏曰項籍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爲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也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爲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

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

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殘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胡氏曰高帝起兵入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才六日頓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爲虛僞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

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氏曰子房之志爲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爲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敎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敎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爲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

六月赦○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立盧綰爲燕王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故特王之**趙王張耳卒**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爲后**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後九月治長樂宮**

庚子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離昧亡歸信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昧以獻及上至陳信持昧

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決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始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荊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

臣亦無爲之謀者豈王澤當
熙天不啓其衷邪嗚呼惜哉以曹參爲齊相國參之至齊
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
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更以太原
郡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
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
一縣爲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
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封雍齒爲
什方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
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
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
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
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
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
曰爲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
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
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
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
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司馬公曰張良爲高帝腹
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
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
歛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
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諫矣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劒履上殿
入朝不趨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
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
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
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
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
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
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
千秋爲安平侯帝歸櫟陽○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上五日一
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
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
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
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

賜家令金五百斤

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自立東胡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羣臣皆曰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匿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汙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辛丑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伏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

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矩規準繩焉得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平從帝征代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倨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溝王爲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

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司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塡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鄭侯啓之也置宗正官○夏四月帝如洛陽

壬寅 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厠中上欲宿心動而去十二月還宮○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馬

癸卯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論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司馬公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

條於關中興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張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司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使赦失國者高之罪也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爲相國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柵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楊氏曰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盍亦反諸已而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母禍而已哉○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令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乙巳

十二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適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王燕而信乃爲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討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豎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上曰置之

立子恒爲代王○赦○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下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赦爲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爲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夏

四月還宮○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賈至佗雕結箕倨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王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擿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槖中裝直千金賈卒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爲淮南王布擊殺荊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

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招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强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之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布遂引兵西

丙午 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爲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太尉

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爲吳王更以荆爲吳國濞喜之子也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遂還宮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彊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爲若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西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彊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納約自牖之象首止之盟而易有復詳載其事云也故今特據舊史長安地歷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以爲苑囿曰相國何大數日赦出之蕭何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

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爲燕王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爲然還以告綰綰乃陰使勝爲間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爲燕使胡狀於是上怒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立南武侯織爲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頴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

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夏四月帝崩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乃發喪盧綰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

高廟

丁未 **孝惠皇帝** 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幽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流涕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太誼也

戊申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春

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隴西地震○夏旱○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薨謚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令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己酉 三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匈奴冒頓方彊爲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孫愃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海王都東甌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

庚戌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帝冠○赦

○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立原廟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耻過作非是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繆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辛亥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城長安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益曰懿九月

長安城成

壬子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夏留侯張良卒謚曰文成以周勃爲太尉

癸丑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日食既○秋八月帝崩○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帝疆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

甲寅 高后元年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爲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酒且數月再遣張釋風喻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爲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至哉言乎

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也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四月立張偃爲魯王張敖子也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立呂台爲呂王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行八銖錢○太后立山爲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三年夏江漢水溢○秋星晝見○伊洛汝水溢

丁巳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須爲臨光侯○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山王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曹窋爲御史大夫

戊午五年春南越王佗反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爲淮陽王○初令戍卒歲更

己未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春星

晝見○匈奴寇狄道○行五分錢

七年 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民冢次是爲幽王日食晝晦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秋七月立太爲濟川王太后所名孝惠子也封營陵侯澤爲琅邪王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須女也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王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爲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楊氏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陳平嘗燕居深念陰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陛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

八年 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爲燕王○夏江漢水溢○秋

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初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至是崩○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亦罷歸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楊氏曰諸呂擅兵謀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寄

乃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也雖權呂祿乃以刼而後從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與否非所論也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爲劉氏與不爲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各孝惠子弘等赦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荅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牟侯興居請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壬戌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論功益戶有差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

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

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治國家之體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竇氏爲皇后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

楚王交卒

謚曰元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封宋昌爲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

胡氏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爲後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惶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久處尊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免平專爲丞相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領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蔽撲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二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

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子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召

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謚曰獻 **詔列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爲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勑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頻陰侯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繞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諭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詔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 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爲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爲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上不聽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胡氏曰劉章忠勇

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議惜哉

以張釋之爲廷尉

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刻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是歲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治釋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爲丞相

蒼好書博聞尤邃律

歷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作顧成廟

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爲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災爲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爲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數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乎則爲大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

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賈山亦諫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徙代王武爲淮陽王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爲微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王與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使西擊月氏以天之福盡夷滅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休兵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曰單于欲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列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

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以賈誼爲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弃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恥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荀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寒心哉豈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芟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性故也鄭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道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樂歐之以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

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不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駕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

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之一日吾亦乃有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罪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乂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戊辰　七年夏四月赦○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己巳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鯨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上弗聽

庚午　九年春大旱

辛未　長星出東方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司馬公曰李德裕以爲漢文誅薄昭幽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宜害其爲公器哉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矣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后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壬申　十一年夏梁王揖卒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壓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仁於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亂宿既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鬬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技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兵起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

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胡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豈不美哉上從其言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伍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因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癸酉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春三月除關無用傳○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鼂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縣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戊午

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夏除秘祝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致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爲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出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濶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乙亥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畜甚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赦作徒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

魏尚復爲雲中守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

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丙子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爲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蒼由此自絀○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赦○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爲中大夫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二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作渭陽五帝廟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丁丑

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齊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賢爲菑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三人爲王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陰廟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

戊寅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詔議可以佐百

姓者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己卯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匈奴連歲入邊殺略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上患之乃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卽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楊氏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庚辰 三年春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辛巳 四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赦

壬午 五年

癸未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爲中尉

夏大旱皇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取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于君親其罪益大矣

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長沙王著卒無子國除初高祖賢文主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傳國數世至是乃絕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